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甲骨墨拓珍本叢編

宋鎮豪 主編 趙鵬 編纂

宋之甲骨拓本集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甲骨墨拓珍本叢編

宋鎮豪 主編
趙鵬 編纂

宋之甲骨拓本集

宋鎮豪署



本書爲二〇一六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

緒言

殷墟甲骨文是地下出土的中國最早的成文古典文獻遺產，傳承着中華文化的基因，從一八九九年發現至今，經海內外學者們一百一十多年前赴後繼的探索，甲骨文中反映的殷商文化奧秘逐漸揭開，甲骨學蔚然成爲一門舉世矚目的國際性顯學。甲骨文出土材料流傳不廣，能接觸揣摩的更少，墨拓甲骨片遂成爲方便傳播甲骨文物影像的複製品，是重建中國上古史、尋繹中國思想之淵藪、考察中國傳統文化的由來、特徵、品格與演繹淵源的最直接的素材。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史室是甲骨文研究重鎮，藏有大批甲骨文拓本集，其來源相繫於新中國建立之初制定「國家十二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中列爲歷史學科資料整理重點項目《甲骨文合集》的編集，得益於當年「全國一盤棋」，受惠於全國文博考古教研教學各界的無私襄助，以及海內外許多收藏家的饋贈捐獻或轉讓。我們近年在編纂《甲骨文合集三編》時，發現有相當一批甲骨文拓本爲當年《甲骨文合集》及後來的《甲骨文合集補編》所漏收。有的甲骨文拓本集，僅僅選用了其中少量拓片，有的拓本集甚至根本沒有被採選。今計這批編餘的甲骨文拓本集尚有六十多種，計約六萬二千三百多片，許多都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的拓片，而其甲骨實物有的早已下落不明，有的雖知下落，甲骨卻已經破碎不全，遠不如早期拓本完整，史料價值相應降低。這批拓本中不少屬於海內外少有的珍本或孤本，學界尋覓已久，是唯一性的，有新材料的文物價值和古文字與古史研究的重要學術價值。但因這批甲骨文拓本集塵封已久，紙張破碎零落，需要進行搶救性破損修復和有序保護整理。

二〇一一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創新工程項目啓動，由我主持的「歷史所藏甲骨墨拓珍本的整理與研究」被批准爲其分項目之一，也可以說是因於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甲骨文合集三編》編集的前緒而設立的。主要創新點是立足於甲骨文物遺產整理保護、科學研究、學術史追蹤、文化傳播及歷史教育之目的，擴大視野，探蹟索隱，深入挖掘每宗甲骨文資料的原始信息及其學術史價值，開拓學術新思路，加強與國際、國內甲骨文收藏單位的交流合作，在項目實施中，配合甲骨學科建設并加強中青年專業人才的歷練。目標任務是編纂完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甲骨墨拓珍本叢編」，計劃精選十種左右，進行搶救性修復，分批整理，數字化存檔，追蹤甲骨源流，辨析甲骨真偽，鑒定材質，組類區分，分期斷代，綴合殘片，考釋文字，解析文例，詮釋史料，最終以叢編單冊形式出版，爲甲骨學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一批珍

貴的經過專業水準編纂的甲骨文著錄書。

此次公布的《笏之甲骨拓本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歷史研究所先秦史室搬遷清理時發現，疊壓在一藏書櫃內，為一摞甲骨文拓本散葉。系毛泰紙中鋒雙面對折散裝，版式尺寸高三十五釐米，寬二十三點九釐米；邊框朱線欄，欄線寬零點四釐米，欄高二十三點五釐米，寬十六點六釐米。版心寬一點三釐米，單魚尾，版心下方鐫「笏之考文手稿」六字，又自分成兩個散葉裝，一個有九葉，粘貼甲骨文拓本八十九片，另一個有一百二十葉，粘貼甲骨文拓本一千七百七十八片，均無題署，我們據其散葉用箋版心鐫字，分別名之《笏》一、《笏》二。據趙鵬博士整理，此批甲骨文有的曾經著錄於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一九一八年），金祖同《殷契遺珠》（一九三九年），《龜卜》（一九四八年），饒宗頤《日本所見甲骨錄》（一九五六年），渡邊兼庸《東洋文庫所藏甲骨文字》（一九七九年），松丸道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一九八三年），郭若愚《殷契拾掇》（三）（二〇〇五年），濮茅左《上海博物館藏甲骨文字》（二〇〇九年）等，也有不少未被著錄過。特別是《笏》二，絕大部分甲骨文未被著錄過，其中的部分甲骨，一度屬日本河井荃廬（一八七一至一九四五）藏品。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美軍空襲東京，位於千代田區九段富士見町的河井氏邸被波及，甲骨遭战火焚燒，損毀嚴重，劫餘甲骨後入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參見松丸道雄《日本蒐儲の殷墟出土甲骨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八十六冊，一九八一年。又宋鎮豪譯本《日本收藏的殷墟出土甲骨》，《人文雜誌》一九八八年第四期）。數年前，我應邀訪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在平勢隆郎教授陪同下，觀察過這批甲骨，所見甲骨色澤灰白，開裂斷缺，表皮剝落，收縮變形，仍是慘不忍睹。此是河井藏品未損前的早期拓本，有可能墨拓於流入日本前，保存了甲骨原先形態，片形、字蹟、墨色等明顯好於《東大》本，可謂彌足珍貴。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甲骨墨拓珍本叢編」，將先後向學界提供一批新的甲骨文著錄書，希望能夠為甲骨文與殷商史研究增添助力，滿足學界長期以來的期盼。

宋鎮豪

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甲骨學殷商史研究中心

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

前言

二〇〇八年八月一日，宋鎮豪先生主持召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十一五」重大規劃項目暨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甲骨文合集三編》（以下簡稱《三編》）第一次課題組會議，這標誌着《三編》工作拉開帷幕。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五日課題組會議，宋先生分配個人任務時，囑我整理《笏之考文手稿》（以下簡稱《笏》），並且分發給我這部拓本集的複印本。當時我參與編輯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甲骨集》（以下簡稱《歷》）正在緊張的出版過程中，因為深感其中的艱難，不大想承擔這份工作。但是，不好辜負宋先生厚意，便勉強應允承擔下來。回到家中，打開拓本複印件一頁頁翻看時，那麼真切地感覺到，心竟然如此安靜，一種潛在的愉悅在心頭湧動，對甲骨的愛意愈甚。這部拓本集第一稿於二〇一二年一月中旬整理完成，之後一直壓在手頭。同年五月此項目被列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創新工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藏甲骨墨拓珍本的整理與研究」第二期項目。二〇一三年四月在一稿基礎上整理出《讀〈笏之考文手稿〉》一文，並發表於《甲骨文與殷商史》（新三輯）。而今創新項目在紛紛結項之中，到了出版的環節，便又拂去紙面的塵埃，於二〇一五年七月八日至八月七日進行第二遍的整理校對。此次校改主要是修訂了一稿中的一些錯誤和疏漏。一稿主要是參看複印件做的釋文，所以清晰度多多少少會有一些影響。二稿是參看掃描原件做的釋文，清晰度是所能得到效果中最好的了。當然，還是有一些釋文是意會出來的。有個別幾版是第一稿釋讀正確而這次沒有看出來的。在兆序以及兆序辭的歸屬問題上修正了《歷》成書中的錯誤認識，並且進一步融入了筆者對這一問題的一些思考。

《笏》是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整理房間的時候發現并收藏的一本甲骨手工拓本集。除「香港來書、李聯繫，一九八三、四、二十左右」便再無任何可循其來源的信息。自二〇一一年七月開始整理這部拓本便多方打探拓本來源，無果。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我曾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發書名信息詢問諸方家，不久便有網名為「sqv」先生留言及南開大學蔣玉斌先生來函告知：「古文字學家高鴻縉，字笏之。」^{〔1〕}高鴻縉先生曾就職臺灣師範大學，後來曾向同校朱歧祥、季旭昇教授詢問其事，因歷年過久，均無果。蔡哲茂先生曾提起，早些年在臺灣報紙上刊載過高先生的喪葬之事。目前，可以相對完全地找到高鴻縉先生的信息有二：一是見於

〔1〕 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howPost.asp?ThreadID=5605>。

高鴻縉（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三）留學英國。字笏之，湖北沔陽人。一九一九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在湖北省教育廳任職。一九二三年派赴美國舊金山，出席世界第一屆教育會議，不久入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教育學。一九二六年回國後，在武昌大學、武昌中山大學、湖北教育學院任教。一九三七年，舉家遷往四川重慶，先後執教於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杭州藝術專科學校。一九四五年回到杭州，專心研究著述。一九四七年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文系主任，講授文字學、訓詁學等。一九六一年受聘於新加坡南洋大學。一九六三年逝世於新加坡。主要編著有《中國字例》等。

一是見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兼任教授劉正浩文章《高師笏之先生的生平與對文字學之貢獻》的介紹：

君諱鴻縉，字笏之。生於民國前二十年（一八九二）七月二十八日，原籍湖北沔陽。世代耕讀，忠厚傳家。少從其尊翁丹園公受句讀。稍長，習四書、五經及《說文》。年十二，赴省垣就學武昌公立東路高等小學堂，卒業後，以高第升入文普通中學肄業，勤奮好學，成績每冠儕輩。民國四年考入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深造。八年夏畢業，掄派湖北省立小學、中學及教育廳服務。十二年春奉派美國舊金山任中國代表團代表，出席第一屆世界教育會議。尋補公費額，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教育。十五年春學成歸國，取道歐西，考察英、法諸國戰後新教育及社會狀況。返國後，任教于國立武昌大學、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及湖北省立教育學院，十餘年間，裁成極衆。抗日戰起，舉家隨政府西遷重慶，先後執教于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及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惟時敵機肆虐，空襲頻仍，棲棲遑遑，不暇寧處，君安貧樂道，布衣蔬食，晏如也。三十六年夏，前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禮聘來校講學，授文字學、古文字學、訓詁學、詩經、論、孟諸科，前後歷時十四載，授業者蓋以千計，桃李盈門，于時稱勝。五十年夏，新加坡南洋大學慕名敦聘，期以二年，君遂遠涉重洋，傳薪海隅，學者沾其雨化，咸有吾道南來之嘆。而台省門生故舊，無不翹首企足，仰望德音。方冀杖履歸來，再侍講席，不意于五十二年六月十八日，竟以腎結石症，遽歸道山。越日遂安葬于新加坡基督墓地，遵遺命也。惡耗傳來，親友爲之痛悼！

以上兩段記述可以互相補充。但生年不合。鑒於後文爲臺灣師大程發軔先生所撰，發表於其學生劉正浩之文，本文偏向于後一種。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高鴻縉先生學貫中西，同時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信仰基督教。

〔一〕網址：<http://overseasdb.jnu.edu.cn/remwuzhiao/2011-11-28/2824.html>。

〔二〕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漢學研究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二〇〇六年四月九日，網址：<http://www.docin.com/p-5406592.html>。該網站文字模糊難辨。另，網址：<http://ir.lib.ntnu.edu.tw/handle/309250000/132597?mode=simple&submit=simple>。有文件的簡單記錄。劉正浩：《太史公左氏春秋義述》，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六一年六月，指導教授：程發軔先生。二〇一五年十月五日郭永秉先生及王榆楨女士幫忙找到該論文集，筆者得以看到清晰的電子版原文，深表謝意！

鑒於《筭》拓本與高鴻緒先生字諱之聯繫，本文將《筭》推測為高先生之物。至於該拓本如何流出，何時、如何經香港輾轉入藏歷史所，「李聯繫」中的「李」為誰，又如何被湮沒于衆多拓本間至一九八三年打掃房間時才被發現，甲骨學發現百年之際歷史所編纂《甲骨文合集補編》，顯然忽略了這部拓本集，只從中揭取了三片，這三片又是哪些，實不可考。

《筭》依原拓本集分為一、二兩個部分（以下分別將其簡稱為《筭》一和《筭》二）。

《筭》一著錄拓本八十九版，主要見於林泰輔的《龜甲獸骨文字》（以下簡稱《龜》）^④和《東洋文庫所藏甲骨文字》（以下簡稱《東文庫》）^⑤，另有一片見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以下簡稱《東文研》）^⑥。這部分甲骨也有個別著錄於《殷契拾掇》（三）（以下簡稱《掇》三）^⑦、《殷契遺珠》（以下簡稱《珠》）^⑧、《龜卜》^⑨以及饒宗頤的《日本所見甲骨錄》（以下簡稱《日見》）^⑩。由此，這批甲骨中的大部分為三井源右衛門氏所有，後入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庫。《筭》一中著錄的拓本，絕大部分見於以往著錄，而且拓本的邊緣及清晰度基本同於或不及以往拓本，或缺少反面拓本，不甚可取。

《筭》二著錄拓本一千七百七十八版，部分見於《東文研》、《東文庫》、《龜》、《珠》，一片為上海博物館藏品，其餘片暫時沒有發現曾被著錄過。《筭》二著錄于《東文庫》者，目前發現六十七版，其拓本字蹟的清晰程度以及墨色明顯要好於《東文庫》。惟《筭》一386僅著錄了反面拓本，《東文庫》178著錄「正反兩面拓本」，《筭》一101、494不如《東文庫》67、208著錄的拓本完整。

《筭》二著錄于《東文研》者，目前發現二百二十三版，均為河井荃廬藏品。

其中，《筭》一拓本不如《東文研》拓本好的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筭》二將同一甲骨的正反兩面拓本分別於較遠的位置，據《東文研》定為同一版。例如：《筭》一1712-328、339-357、496-154正反兩面拓本分錄，據《東文研》36、230、522知其為同一版甲骨的正反兩面。第二，《筭》一缺拓甲骨的某一面，例如：《筭》一174是甲骨反面拓本，《東文研》467著錄了其正面拓本。《筭》一102、162、198、226、232、257、297、373、603、641、919、920、1208、1519、1670、1768□著錄「甲骨正面的拓本」，《東文研》228、384「側」154、119、155、225、150、92、91、94、140、57、842、856、509、141分別著錄「以」甲骨的正反兩面拓本。《筭》一235□著錄「甲骨的正面拓本」，《東文研》547著錄「正面及有

④ 林泰輔：《龜甲獸骨文字》，日本法書會一卷一冊附抄釋，一九一八年九月。

⑤ 東洋文庫古代史研究委員會編：《東洋文庫所藏甲骨文字》，東洋文庫，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⑥ 松丸道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日。

⑦ 郭若愚編：《殷契拾掇》，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六月。

⑧ 金祖同：《殷契遺珠》，孔德圖書館叢書第一種上海中法文化出版委員會影印本三冊，上海中法文化出版委員會出版，一九三九年五月。

⑨ 金祖同：《龜卜》，上海溫知書店影印本一冊，一九四八年一月。

⑩ 饒宗頤：《日本所見甲骨錄》，《東方文化》第三卷第一期。

記事刻辭的骨曰拓本。第二,《筭》一著錄的拓本不如《東文研》完整。例如:《筭》1162、306、450、637、946、1361著錄的拓本不如《東文研》中著錄的相應拓本完整。《筭》11755與《東文研》93互有補充。第四,《東文研》對《筭》一有綴合整理。例如:《筭》124+318為《東文研》419。

《筭》一拓本可以對《東文研》拓本作出有益補充的主要有以下幾方面情況:

第一,《筭》一提供了比《東文研》更為完整的拓本。例如:《筭》13拓本比《東文研》532完整。《筭》14拓本比《東文研》339完整。《筭》110拓本左右兩側均大於《東文研》461。《筭》135拓本右側大於《東文研》529。《筭》142拓本左側大於《東文研》519。《筭》145拓本下側大於《東文研》525。《筭》1127拓本右側大於《東文研》232反,《東文研》有正面拓本。《筭》1251拓本大於並且好於《東文研》457+603。《筭》1283拓本上側大於《東文研》593。《筭》1312拓本左上側大於《東文研》587。《筭》1338拓本右下角大於《東文研》573。《筭》1394拓本左上大於《東文研》605。《筭》1399左上大於《東文研》585,是整塊甲骨,《東文研》已經碎裂為三塊。《筭》1417拓本左側大於《東文研》346。《筭》1531拓本右側大於《東文研》661。《筭》1623拓本右側大於《東文研》61a,《東文研》61有反面拓本。《筭》1651右側大於《東文研》660。《筭》1663拓本左上側大於《東文研》235。《筭》1702拓本下側及右側大於《東文研》38。《筭》1721右側大於《東文研》656。《筭》11358拓本上部中間大於《東文研》857。《筭》11376+1431大於《東文研》742。《筭》11598拓本右上角大於《東文研》794。

第二,《筭》一提供了一個更為清晰的拓本。例如:《筭》1217拓本好於《東文研》285。《筭》1349拓本好於《東文研》277。《筭》11750拓本好於《東文研》312。《筭》1247拓本比《東文研》528墨色好,清晰。《筭》11080拓本比《東文研》913清晰很多。《筭》1925拓本比《東文研》644清晰。從整體上看,著錄在《筭》的拓本均同於或好於《東文研》拓本^[11]。

第三,《東文研》河井荃廬藏品曾受戰火的破壞,致使一些甲骨開裂、變形。拓本基本小於相應的《筭》一拓本。《東文研》拓本縮小的比例、形狀也不一致。例如:《筭》132與《東文研》676、《筭》11367與《東文研》690、《筭》11302與《東文研》919、《筭》11717與《東文研》664、《筭》11262與《東文研》691、《筭》11512與《東文研》738、《筭》11412與《東文研》817、《筭》11505與《東文研》821、《筭》11720與《東文研》880。^[12]此外《筭》一有74版見於東文庫,其中二十餘版為林泰輔和二井源右衛門氏所有。

《筭》一拓本見於其他著錄者,經核對尺寸、比例、大小完全吻合。唯與《東文研》大小比例不同,而且各有比例,從這一點也可以說明河井荃廬甲骨被火燒過後的變形縮小情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筭》一作為原始手工拓本,提供了甲骨最初的形態,為甲骨綴合提供了最真實可靠的信託,這也是本書的意義所在。

[11] 按:《讀《筭》一文因是用複印件作比較,認為《筭》有個別拓本不及《東文研》清晰。這次出版前用拓本原件核對後,發現《筭》拓均優於《東文研》。

[12] 以上段落比《讀《筭》之考文手稿》略有修改。

到目前爲止，《筭》的成書年代，沒有任何線索可循。唯一的依託是，其中部分甲骨歸河井荃廬所有，並且在一九四五年三月東京大轟炸時被火燒過，後入藏東京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至於這些甲骨何時被河井荃廬收藏，還沒有線索。這部拓本集很有可能是這些甲骨流傳到日本之前拓制的。從這批拓本的整體情況來看，雖然全部拓本的排序並不十分精確，但大致還是本着一期、二期、五期、兆辭等典型村北系卜辭的基本順序排列的。這說明這批甲骨或者在墨拓之前有過初步的整理排序，或者製作成拓本以後在粘貼時有初步的整理排序，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這是否可以說明，該書成書在董作賓先生提出「五期分類法」之後，那麼該書的成書時間保守估計，應該是在一九三三至一九四四年之間。

本次整理出版，圖版部分遵循保持古籍原貌的原則出版。其中有拓本倒置、橫置的情況，在拓本下、釋文與表格中做出說明，原圖未加任何調整，因爲這樣可以反映該拓本集的整理者當年對甲骨的認識以及釋讀狀況。從甲骨學史的角度來看，這部拓本集的整理編纂，在分期水平上是很高的。

《筭》二拓本普遍比較殘碎，辭例較爲常見，更多的應該是對於甲骨綴合的意義以及得見河井荃廬所藏部分甲骨的原貌。拓本中有兩字爲新字或新字形。一見於《筭》148（亦見於《合集》1844，《龜》2.28.15）「沐」，舊有著錄此字字形不清，據《筭》可能爲「从卜从木」之字，可能爲地名，一見於《筭》1214「𠂔」，也可能是地名。另外，《筭》1159拓本也堪稱精彩：從拓本來看，上邊緣應該是齒縫所在。「午」字上部精緻地刻在齒縫下凹處。拓手在製作拓本的時候，字口打得非常好。但是，上墨時忽略了齒縫邊緣（或許由於下凹無法施及——齒縫位置一般不至於此），故留存下此種痕蹟。這版龜甲拓本向我們展示了商人契刻的精緻，甲骨拓本邊緣的重要性以及拓手打拓字口技藝的精湛。

《筭》二與以往著錄書之間的校對一直讓我惴惴難安，畢竟一千七百七十八版，只對出了三百零四片，其餘諸片會在哪部書的哪個角落，甲骨又流落在何方，都不是我在出版之前所能找見解決的。值此出版之際，自慚學力之薄弱，見識之淺漏。《筭》二著錄表中，一千四百七十四版雖未能找到相關信息，但還是留有空白，可供學界前輩及同道在尋得蹤蹟後填補使用。對於這批拓本的綴合，我也只是稍加關注了本書可自相綴合者，而沒有做本書與其他著錄書的綴合，這是很不應該的。

最後，感謝宋鎮豪先生賦予我整理這批拓本的機遇，他還總覽全書並對不當之處作了指正。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吳長青、賈利民編輯爲本書出版傾注的心力。感謝「sgy」及南開大學蔣玉斌先生提供的相關學術信息。感謝復旦大學郭永秉先生、臺灣師範大學王榆楨女士幫忙尋找劉正浩先生的文章並幫助掃描整理、寄來清晰的電子文檔。感謝朱岐祥、蔡哲茂、季旭昇幾位先生的指點與幫助。感謝劉釗、李宗焜、蔣玉斌、葛亮幾位先生在確定本書版式方面給予的幫助。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

附記：在本書二校之際，拓本校對部分仍使我惶恐難安。幸有李愛輝博士相助。這段日子愛輝學妹邊忙於博士后出站，邊在歷史所坐班實習，邊用早晚時間幫忙校對，其間的煩勞與辛苦可想而知。此次她共校出舊有著錄八十一條組，綴合甲骨十八組。其扎實的材料功夫令人贊歎。在此深表敬意與谢意！

凡例

一、《筭之甲骨拓本集》(以下簡稱《筭》)分爲一、二兩個拓本集,收甲骨拓本分別爲八十九片和一千七百七十八片。
二、《筭》首頁標有「補編選三片。九七·四」,揆其意,當是一九九七年四月編集《甲骨文合集補編》時,曾從《筭》中選取拓片三張,惟《補編》著錄表中未見相關信息,故揭取的具體拓片今已不得其考。

三、本書分爲甲骨拓本、甲骨釋文、檢索表三部分。

四、《筭》拓本集原無頁碼及編號,爲了保存原貌,每頁拓本張數不變,拓本集編次順序一遵原式,但按新編頁碼以縱列爲序一一編號。

五、本書甲骨拓本按原大著錄。爲如實反映拓本集原貌,凡偽刻及拓本倒置、橫置者,圖版部分不作更動,以便於讀者瞭解當時拓本製作、編排、粘貼者對甲骨的整體認知狀況,在拓本下、釋文及表格中加以說明指出。

六、本書甲骨拓本序號下標示他書著錄號,釋文中酌情標示出該版的綴合、同文、拓本互校等情況。

七、本書甲骨釋文一般採用寬式。如讀爲「貞」的「鼎」字徑釋爲「貞」。釋文裏用「□」表示缺一字;「■」表示有一字而不能確定其字形者;「…」表示所缺字數不詳;字外加「」號,表示按照文例擬補之字。凡異體字、通假字或疑莫能定之字,則在字後以隨文注加()號標出。

八、甲骨拓本凡有可以綴合者,皆給出綴合後最完整版釋文。本書收錄相關綴合成果,截止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

九、本書甲骨釋文,卜辭命辭末尾一律標句號,不標問號。

十、釋文、表格中引用甲骨著錄書等一般採用簡稱,爲避免繁瑣,一律未加書名號。引書簡稱如下:

十一、本書拓本部分採用中式翻身,釋文、檢索表部分採用西式翻身。

合
《甲骨文合集》

合補
《甲骨文合集補編》

東文研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東文庫
《東洋文庫所藏甲骨文字》

龜
《龜甲獸骨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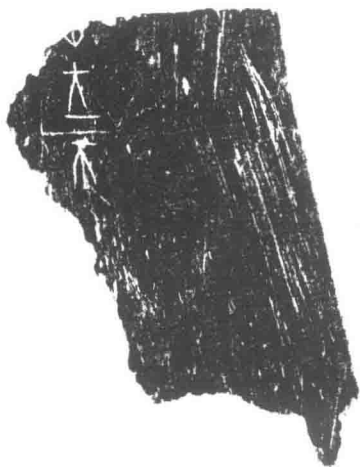
掇三
《殷契拾掇》(三)

珠
《殷契遺珠》

目錄

緒言		宋鎮豪	一
前言			一
凡例			一
《笏》一·拓本			一
《笏》二·拓本			一

《笏》
一
•
拓本



4



1



5

笈一 65, 龜 1.2.12, 東文庫 376



2

笈一 82, 龜 1.1.4,
東文庫 105



6

笈一 70, 合 13464,
龜 1.7.17, 東文庫 586



3

笈一 83, 合 10745,
龜 1.6.4, 東文庫 128



9

笏二 8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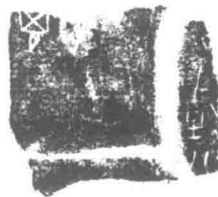
7

笏一 63, 合 2958,
龜 1.5.10, 東文庫 250



10

笏一 72, 合 18770,
龜 1.8.13



8

笏一 27, 笏二 765,
東文研 29